



自我关切与人间漩涡

——2021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Self-concern and Worldly Swirl —2021 CAFA Postgraduate Graduation Exhibition

王丹云 Wang Danyun

摘要：在网络信息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下，2021 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既有一定联系，也几乎彼此独立的面貌。笔者选取了部分具有情感性的作品，以作品媒介为线索，以切片的方式，通过这些作品管窥和理解新兴艺术家多元化面貌的其中一种新倾向。

关键词：毕业展，学院教育，青年艺术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postgraduates' works of the CAFA in 2021 show some connection, but each of these works has unique style. The author selects some works with emotion, using the medium of the work as a clue, with the method of slices to see and understand one of the new trends in the diversity of these works by emerging artists.

Keywords: graduation exhibition, academy education, youth art



1
李梦妍
No place
艺术微喷灯箱
尺寸可变
2021
2021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参展作品

2
张千艺
方舟
影像
尺寸可变
2021
2021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参展作品



在这个初夏站在中央美院美术馆门口会有一种恍惚感，这里究竟是高等艺术院校研究生毕业展的现场，还是一场久别重逢的全民聚会？观众在学校正门内排起长队等着领刚出锅的新疆烤馕，美术馆的下沉广场，8 个戴着口罩的气模人偶伴着在大街小巷常常听到的广场舞曲目跳着魔性的招手舞，每个年龄段的观众都能与一段熟悉的旋律不期而遇，若不是以灰色的美术馆为背景，还以为误入了某个商业嘉年华的开幕活动。在这个跳动着现场，我们能否通过毕业展看到青年艺术的新动向？

在对今年央美研究生毕业展做出评价之初，我试图总结出这一届毕业生创作上的共同特点以观察青年艺术的动向，然而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艺术家们的作品进行准确的整体性概括，在这个混杂、互渗的时代，每个人有一个完整世界的同时被编织到一张无限又透明的网络中，表现在创作中，就是作品与作品既有一定联系，也几乎彼此独立，各自有各自的思想和兴趣，我们怎么能概括这张趋于无限又可以收编一切细节的网呢？不过，这一年的毕业展无疑是有一些特殊的，在疫情的冰封中，很多即将毕业的创作者发现并回到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感性存在，穿过四个楼层的展厅，不难发现各个专业、各种媒介都有一部分作品绵延着细腻的情感。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只选取了部分具有情感性的作品，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好或者不好，也并非是因为它们最能够代表此次毕业

展，抑或是当下年轻艺术创作者的整体面向。而是从情感入手，以切片的方式，通过这些作品管窥和理解新兴艺术家多元化面貌的其中一种新倾向。

从传统的媒介说起，那些以现实生活为对象的架上绘画。有趣的是，油画系全部带有人物的作品，所有画面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物会和观众有眼神上的交流，甚至被刻意虚化了表情，或者，直接留给观众一个背影。《謐》将现实的场景蒙上了一层冷灰色的调子，虚焦的低饱和度的滤镜把观者带入一个与现实有间离感的世界，正是因为这层距离感，忧郁、孤独、枯燥、彷徨还有更多不明所以的情绪才得以顺理成章地流淌。与其说画画的人是在记录肉眼可以捕捉到的现实，不如说是在捕捉、营造个人的记忆或者梦境，一段在平静单调又空落落的生活中带有一丝温度的记忆。

用作品承载个人的记忆在新媒体作品中更容易被舒展开来。《方舟》邀请观众乘上艺术家小时候创造的一叶扁舟，穿行于个人的记忆和细腻的情感之间。影像的基底来自于创作者张千艺与家人近十几年没有居住的旧屋。这里破旧、凌乱却充满了一家人生活的痕迹，其中游动的手绘动画则来自儿时稚嫩的涂鸦。充满童真的小生物遨游在废旧的居民楼里，光斑漂浮在影像之上，感性的诗句穿插在没有特定顺序的场景之间，如果时间是流水，那记忆就是零落在其中的落花。类似的，《十月初十》《呼吸暂停综合征》

等作品也带有相似的时间性和情绪。

为什么那些优柔又沉重的个人记忆和情感频繁地出现在作品之中？这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如今碎片化生活的影响。沉浸在无尽的信息海洋里，不论真与假，一切事件、信息、数据都被不经过滤的保存。不论重大的还是琐碎的事件都在迅速地传播和凝结，随之而来的是“查无此人”的评论、点赞或拉踩，在一阵欢腾之后事件被固化之后立刻归于沉寂，新的讯息又纷至沓来。我们看似拥有了无穷无尽的信息，却很少真正进入记忆，也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真相，而是一波又一波的信息浪潮淹没。哪里还有什么真相呢？真相不过是被媒体生产出的故事，所有人都有资格评论，所谓的客观事件也在众说纷纭中不断演绎并化作了碎片。《鳄鱼池》将这种网络环境转换为一段极其热闹又异常冰冷的动画，主人公王某不慎落入鳄鱼池被围观，在主流媒体发出相关报道后，各个自媒体借机爆炸式地发出毫不负责的表述和点评，以收获流量和点赞，最终，伤害王某的并不是凶猛的鳄鱼，而是网络暴力所带来的绝望让他选择沉池自尽。

情绪的流淌、记忆的挖掘不仅仅来自自我表达的诉求，也是在无边无尽的信息汪洋中寻找自我坐标的方式。哲学家培根的那句“知识就是力量”似乎是永恒的真理，而《鳄鱼池》用碎片化的叙事反映了今天“粉丝即权力”的现实，因为这个动机，信息发布者愈发不论真假地提供泛滥的信息。一方面，在网络密不透风的监控和记录中，我们自身也是尚未发布的素材，不经意作出的行为和言论随时可能被传播和肆意评论。另一方面，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自我在过剩和冗余的信息中漂流。真相和共识的失落加强了自身的无力感，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和把握的。也许能够把握的只有自己，想要免于在信息的海洋里迷失、沉溺和麻木，只有建立自己的“诺亚方舟”，这个方舟就是自我关切所凝结的个人记忆和体验，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回到亲身经历和切身的微观体感，才是相对敏感而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

碎片化的传播和观看导致的真相过剩的另一面是情感的缺失。网络将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联系到一起，又把每一个个体拆散。我们既可以几乎一览无余地看到世界的细枝，甚至可以看到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此时



3
蒋金伶
一起跳舞吧
牛津布、风机、音响
尺寸可变
2021
2021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参展作品

4
张腾
謔
木板丙烯
尺寸不等
2021
2021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参展作品



#4

此刻的生活，也因为太容易被联结，再细微的话题都能构建起一个个短效的“小圈子”。短频快的交流把个体撕碎，人分裂成无数个自我，自由地穿梭在一个个“小群体”中，交往再也不能获得完整而连续性的归属感。而在真实的世界中，面对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个体，反而不知道如何去建立联系，不知披上哪一件“马甲”，也惧怕自己的利益关系受到侵犯，与其去试错和承担风险，不如沉浸于虚拟空间中碎片而高效的交际。

没有人不曾感受过今天疏离和脆弱的人际关系，身处在同一个空间中，面无表情地低头刷手机，各自浏览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已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鳄鱼池》里冷漠围观的群众未尝不是我们习惯与人保持距离的那一面，但是作为一个人，谁又真的愿意被数以千万的人包围而不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呢？无法否认的是，当人主动或被动地困于沸腾的孤岛上以获得相对的安全感的时候，也是在压抑着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渴望。

疫情无疑激发了情感的爆发。当人们只能通过网络来了解世界时，也就更加感受到信息的碎片化和真相的虚无，我们能看到的所谓的真相不过是少部分拥有权力的群体愿意让大部分人看到的。与此同时的是，不论远近的苦难都被赤裸裸地推送到面前，天灾、人祸、疾病、死亡，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

社会运转停滞带来的生存危机……在一段时间内每个人几乎每天都在面对这些沉重的话题，而作为社会中一个渺小的个体，面对排山倒海的苦难其实是如此无能为力。

美术馆正门像素化了的社会角色在流行音乐声中快乐地摇摆，《一起跳舞吧》是简单直白又轻松讨喜的，但这种轻松直白并不是为了做一件自认为有趣的作品而刻意与严肃的艺术拉开距离，或为了迎合大众而选择最通俗的表达，创作者蒋金伶说：“作品来自于疫情期间切身感受到的死亡的恐惧，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方案落地之前想过很多方案，有的沉重，有的讽刺，有的诗意，有的露骨……但最后还是决定结合自己的经历去给予人快乐。”过去人们常说艺术家要有“悲天悯人”的品质，然而“悲天悯人”是一个站在高处，把自身置于事外的词，实际上，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不论你是谁，想逃也逃不掉。热闹街道在疫情期间变得荒凉，当原本的生活模式被打断，各行各业的人不得不想办法自谋生路。不堪、复杂、惶恐的现实情境催生绝望和无力感，尤其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还能做什么？创作如何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再沉重的表达方式也不及现实的沉重，再怎么艺术处理也没有真实的故事感人，还是干脆关起门来假装无动于衷，自言自语，自娱自乐？

也许艺术作为慰藉或者唤起人的共情已然是一个过时的命题，但是当灾难和生死就摆在面前，还有什么比“人”本身更重要的呢？为了实现高效的防控，人几乎变成了一条每日上报的数据，一张被压缩了的健康码，一串冰冷的统计学数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切身感受到的，也必须承认的是，人首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感知、有情绪、有情感的生命。作为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如何才算真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年的毕业生们提供了一种答案，在灾难和权力之下，如果没有社会话语权的我们尚不能对现实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那就以肉身去体验，以细腻的真实情感触碰现实的人间冷暖，去用作品唤起共情。他们关注到身边的人，特别是原本应该是最亲密的，在今天却变得疏离的家人，拾起成长空间中的记忆重新审视“家”的概念和彼此间的亲密关系，从自身的经历思考父母与子女之间深沉而复杂，真挚又焦灼的爱。

感情、情感、爱、欲望、记忆……这些用语言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在开放的当代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归宿。引发共情的切口可能是一个极细微的点，比如，睡眠时的呼吸。滕慧斌搭建了自己母亲记忆中的场景，在还原 20 世纪 80 年代生活场景的房间里，柜门、枕头、桌上的羊拐都像在呼吸一样地

有节奏地运动，但是如果观察久了，就会发现这呼吸是从平稳到突然中断，又在一次剧烈的振动后回归平静。“睡觉时可以不呼吸吗？”“停止呼吸你能坚持多久呢？”因为母亲罹患呼吸暂停综合征，生活中平常的呼吸和打鼾变得极其令人揪心。艺术家将其做了一个艺术上的转换，母亲的身体化成了会呼吸的房间，一起一伏的过程埋藏着的是子女对父母身体健康的忧虑。《No place》是一组虚构的建模场景与纪实摄影相结合的影像作品，作品的背后同样有一段来自创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2020 年 1 月，奶奶骨折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随后一家人在不知会封城的情况下，开启了驾车行驶两个省份、联系十余家医院，转院四次的旅程。情感不仅仅存在于自我与家人之间，今年的毕业展上还有很多作品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展开从切身体验、感同身受，到思考，再到艺术转化的创作。比如，对社交恐惧症、对糖尿病患者、对快节奏生活下人饮食健康等问题的关注和诠释。

创作回到生活之流并不是一个新话题，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艺术家就已经投入到活生生的生活，利用各种媒介记录都市的奇观，或在日常中留下不合常规的痕迹。不过在今天，这个情境显然有了一些变化，成长在互联网、后真相时代的年轻人需要通过自我关

切和对记忆的挖掘实现自我认同，以及对现实带来的焦虑和压力的疏解。重大危机面前自身的无能为力和艺术的失语刺激着年轻的创作者回到与自身最密切相关的，并且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和故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人的关怀。

最后，我想再回到油画系的展区，在众多架上绘画里有一件作品显得格外与众不同。《2077 我们还能画些什么》在开幕之后的几个小时被堵得水泄不通，观众在作品上涂涂画画，而这也正是创作者李思奇所期待的。色彩涂抹出的抽象人像留出了“心”的部分，旁边的影像是李思奇的独白：在 2021 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对绘画产生了信任危机，在娱乐至死的时代，画画对于艺术家自己，对于公众还有什么意义呢？“焦虑的改变，是在一个周末，突然看到五岁的妹妹在一旁的桌上涂抹着什么，专注快乐，没有一点表演。时间在她身上好像停止，她完全享受画画带来的快乐。画画时开心是人类的本能啊！它和人是连在一起的。突然自己心里消失的部分，好像被填回来一些。绘画不是制作好看的画面，是我们捕捉时代脉搏，观察世界的方式。”

艺术已然走过了一个悠久的历史，作为后来者的后来者，年轻艺术家早已意识到前面的大师和前辈几乎已经穷尽了一切方

法，自己根本无法与他们比肩，更不用说超越了。但是，他们几乎不会因为无法超越大师而焦虑，因为网络的漩涡已经把绵延的时间搅拌得稀碎，此刻的现实又足以让我们分裂、孤独、纠结，焦虑不堪、倍感无力。一切都是没有真假可言的碎片，什么都可能转瞬即逝。所以，重要的不再是摸不着的大师，而是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人；重要的也不再是被建构出来的历史，而是真实的个体记忆。出于这种认知的改变，新兴艺术家有话要说：我不想讲“我们”的故事，我想讲“我”的故事。我想让你们看看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许我的真诚和真情实感恰恰是在这个“仿真”的世界打开你我的通道。